日本政記 後土御門至後奈良 十五

和書門
類 二
號 四
函 五
架 二
冊 一六

内閣文庫
和
書
類
號 四二
冊 一六
架 二二
三九函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42
冊數 16（15）
函號 139 146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日本政記卷之十五

賴襄子成　著

後土御門天皇　諱成仁後花園子母嘉樂門院藤原氏内大臣信宗女在位三十六年改元六曰文正應仁文明長享延德明應崩壽五十九葬泉涌寺

六年乙亥春二月天皇即位於太政官廳尊先帝曰太上天皇持通關白如故冬十二月足利義視任大納言叙從三位

文正元年丙戌義政子義尚以前年冬生其母富

賴氏藏版

子不欲僧之而難渝義視約。又細川勝元輔之。難搖。念諸將抗勝元者。唯山名宗全。於是密召宗全託之。初宗全以女妻勝元。無子。養宗全子是豐爲嗣。已而生子。廢是豐。宗全不懌。赤松則尚之復邑。又意勝元所爲也。啣之。故受託不辭。稔聞畠山義就勇。與勝元相仇。因欲結焉。遂請赦之召還爲援。義政許之。時伊勢貞親爲幕府奏者頭。掌出納。甚有權。斯波氏無嗣。立族人義敏。其家宰不服。因貞親請逐之。立義廉。娶宗全

日本政府圖書

女。已貞親娶義敏妹。廢義廉。復義敏。宗全怒。將援義廉攻貞親。京師騷然。諸將居間和解。夏四月。貞親義敏皆奔。 冬十一月。義就被赦入京師謁幕府。造宗全極驩而出。 十二月。地大震。

應仁元年。丁亥春正月。故事。大將軍歲首臨三管領以下宅。受饗。時畠山政長爲管領。治具請焉。不臨。十五日。臨山名宗全宅。已而宗全率義就義廉以下諸將。詣幕府。請使政長避本第。納義就。許之。遣使諭旨勝元。勝元曰。臣將面對焉。使

者復命久之不至遂與政長聚兵自備宗全亦召兵守幕府義政令曰政長義就宜各以手兵相決諸將毋得援義就曰可也十八日義就擊政長于御靈林宗全潛援義就政長敗走義就復入本第世嗤勝元不援政長以為怯勝元慙杜門不出勝元第在幕府東宗全第在西義視往來兩軍間和解之不聽

二月宗全散遣其兵勝元覘之乃潛與族政之師春政春徵所管攝津丹後和泉淡路阿波讃岐土佐備中參河兵政長以河內紀伊斯波義敏以越中京極持清以近江之半飛彈出雲隱岐武田國信以若狹安藝赤松政則以加賀皆屬焉兵凡十六萬宗全聞之亦與其族教幸教清發但馬因幡播磨伯耆石見備前美作兵義就以大和及河內紀伊故黨畠山義純以能登斯波義廉以越前尾張遠江六角高頼以近江之半一色義直以丹波伊勢土岐成頼以美濃皆屬焉兵凡十一萬兩軍絡繹入京師京師人

民貧擔奔竄。　夏五月。義政令曰。先戰者我敵也。一色義直第在幕府前。勝元遣兵屯實相院。逼義直。義直走。勝元乃入幕府。樹其旗四足門。迎義視入府中。宗全怒攻實相院。不克。自是兩軍交戰京中。東軍每勝。退保相國寺。又使赤松政則往收其故黨。　六月。大內政弘黨宗全。以周防長門兵三萬東上。政則拒之尼崎。大敗。西軍復振。東軍每失利。　秋八月。勝元疑幕府近臣有為西軍耳目者。請逐其十二人。十二人怒

曰。內旨在西。西勝則咲。東勝則顰。何獨吾輩。勝元從殺之。又逆帝及上皇於幕府。　九月。西軍遣義就政弘等攻相國寺。奪之。或說勝元曰。是吾東西受敵也。乃遣政長復取之。勝元請復伊勢貞親伺察幕府。義視素惡貞親。不自安。出奔伊勢。依北畠氏。

賴襄曰。應仁之亂。本於嘉吉之變也。夫家奴戕主人於衆奴中。而衆奴逡巡莫能齟齬。有一奴焉。獨能奮前擊斃之。則擊斃之者。昂首

横行於衆奴中而不可制。固也。而爲家宰者。引之以排己所嫉者。嗣主人又引之以濟己之私。是授之權以長其勢也。及其勢長復欲與之抗爭。則其鬭亂紛紜也固宜。自古國家之亂亡也。必由其威權陵替。紀綱廢壞。而英雄之人樹大功其間。是以能操其權。遂至移其國者。皆然。今以足利氏之國勢如此。而桀驁悍惡。如山名宗全者。其功出二國之上。使宗全大過人者乎。則其簒足利氏之國也不

爲難矣。異日之豐臣秀吉於織田氏。是已。幸而無遠志大略。故止於横恣無忌而已。雖然。當時之爲將軍管領者。所宜加之慮焉。答之以恩禮。以靖其心。酬之以金帛子女。以充其欲。不可多與土地也。多與土地可也。不可授之權也。既與土地而復奪之。既授權而復爭之。乃大不可矣。夫賞宗全盡領赤松氏地。使其同族之封相聚。已非慮之固者也。然猶曰有不得不然者焉。又立赤松遺孽於播。以怒

之而鬬之何哉彼怒而不直我鬬而奪之我何辭責之正足以成其勢而失我權況我固授之權乎夫所謂授權者何必其官職云哉我倚託之使彼爲輕重於我是之謂授權細川勝元嫉畠山德本之資望欲擠而代之是以引宗全爲黨與之結婚又養其子及德本之欲易嫡乃與之幷力陰助其子以蹙其父是管領授之權也將軍義政既養義視而欲復立己子則亦藉宗全爲援是將軍亦授之

權也夫德本之事私也而宗全據公以排之義政之事亦私也而宗全知私以援之其乘焉以執權蓋志則一也勝元初與宗全結以得其志既而視宗全之勢殆出己上亦知將軍之陰有託焉以軋己於是亦植黨以與之爭而不知已先授之權以至於此也義政亦授之權使與勝元爭而已乃爲勝元所刼持亦不能得宗全之力所以應仁之亂滔天塗地十餘年而不決也後之爲國家者不幸逢

惡人之有功者。務善處置之。以服其心。則何患其不可制哉。雖然。不使國家之勢至惡人之有功者。爲先務也。

二年戊子春二月。藤原政嗣爲關白。夏四月。義政以書招還義視。勝元等。又連署請。秋九月。義視還。有飛語。勝元謀廢立。義政疑懼。將潛赴西軍。勝元乃使人將義視上叡山。宗全遣兵迎取入西陣。自是兩軍如將軍兄弟戰者。

文明元年己丑秋。大内氏家臣作亂。大内政弘引還。赤松政則盡復播磨備前美作。

二年庚寅冬十二月。太上天皇崩于室町。

三年辛卯春正月。葬後花園天皇。葬儀不備。大將

軍義政徙歩從之。 斯波氏家宰甲斐弑其君義廉。宰朝倉誅殺甲斐。取越前。宰織田取尾張。義政令朝倉領越前。 是歲上杉顯定攻拔古河。逐管領成氏。顯定房顯子也。

四年。壬辰畠山義統降東軍。逼北國糧道。

五年。癸巳春三月。山名宗全死。年七十 夏五月。細川勝元死。年四十四 子政元嗣。 冬十二月。大將軍義政致仕。子義尚嗣。甫九歲。叙正五位下。任左中將。拜征夷大將軍。畠山政長為管領。七日辭。以

畠山義統代之。賞降東軍功也。

六年。甲午秋九月。前大將軍義政贈書朝鮮。求明國勘合印。購明貨寶珍玩。

七年。乙未義政使使入明。

八年。丙申夏五月。左大臣藤原政基為關白。

九年。丁酉春。天皇還宮。 冬。西軍悉解歸國。義視奔美濃。依土岐氏。畠山政長再為管領。

賴襄曰。郡縣之世。患在於姦臣與叛民。而封建無之。非無之也。雖有之而不至猝亡其國

也。何者。諸侯各有其土地甲兵。其力足以内懾姦邪。而外禁盜賊也。然其力足以禁盜賊。而懾姦邪。故難制。制之以權。權在於上。則天下之勢分。以奉上令。權不在於上。則天下之勢合。而下恣其志。合者何謂。謂有黨。有黨必有耦而爭。爭以其土地甲兵。故吞噬拏攫。數十年而不止。非如郡縣之存亡立決也。而爲之上者。既莫以制之。聽其或勝或負而已。而勝者或挾我以取其勝。而及於既勝。乃終制我。我無如之何。是封建之通患。而應仁之亂。亦爲然。何由而然也。曰喪權而已。何以喪權。曰不公也。不一也。唯不公。是以不一。史稱足利義政之令。斯波氏之嗣也。十年之中。二奪之而二予之矣。畠山氏之續也。二十年中。三奪之而三予之矣。予播於山名氏。賞其討滅赤松氏也。而復祿赤松餘孼於播矣。其不一也如此。此皆因請謁賄賂而然也。非不公而何。自以其弟爲儲貳。細川勝元傅之矣。而復

援山名宗全以軋勝元。其不一也如此。此由
欲廢其弟以立其子也。非不公而何。已亦知
其不公也。是以宗全嗾赤松氏子。以奪其邑。
而不能禁也。勝元出怨言。盡除其左右爲西
陣耳目者。而不能止也。而天下莫肯復奉其
令者。夫苞苴陰行閨闥之間。襁褓之呱呱與
枕席私語。浸漸於耳。而致兵戈之氣塞天地
之間者十有餘年而不絕。蓋雖義政始不自
知其患之至此也。幸而渠魁兩斃。如無勝負。

而細川氏終專其權。至廢置將軍。如奕碁然。
群豪相并。海内分裂。至織田豐臣氏。纔得混
一之。其禍遠矣。雖然室町以衰弱而得長存。
非如鎌倉之速亾於姦臣者。何哉。封建郡縣
之勢異爾。如豐臣氏亦爲封建。其季世嬖寵
亂政。亦以私易儲。而天下諸侯陰各有所黨
援。以至於亂亾。其勢乃與應仁同。其主之明
暗。雖大懸絕。其以不公不一。以喪其權者。一
也。而其亾速於室町者。新造之國也。

十年戊戌冬十月管領成氏復古河城

十一年己亥春二月右大臣藤原政家為關白

冬十一月前大將軍義政築東山別業起銀閣

以擬金閣徙居焉稱東山殿尋剃髮曰道慶

十八年丙午春細川政元為管領　是歳上杉定

正殺其將大田道灌時定正居相模大場上杉

顯定在上野平井交搆兵道灌有才略築河越

江戸二城招入州將士將士多背顯定歸定正

顯定縱反間使定正殺道灌將士又叛定正定

亞失勢求援於成氏

長享元年丁未春二月藤原政忠為關白秋九月大將軍義尚召六角高頼不至義尚自將討之軍鈎里

二年戊申秋政忠罷以藤原冬良為關白

延德元年己酉春三月大將軍義尚薨于鈎里年二十五義尚好學嘗就前關白兼良諮問治道兼良為著樵談治要在軍中猶講左氏春秋及薨遠近莫不哀惜義尚晩改名義熙無子義政召義視於美濃養其子義材為嗣後改名義植

二年庚戌春正月前大將軍義政薨年五十六

頼襄曰足利義政可謂喪其心者矣以八歲童子為諸將所奉立在職二十九年乃讓位於其子以就安又十九年而終通前後四十八年矣而集我邦前後無比之大亂於此四十八年之中輦轂兵燹蕩為廣野七道之內無無戰者誰致之歟史稱義政驕逸其在職窮極奢靡至花亭之費六十萬緡高倉第

之障子値二萬錢其佗稱之上下相倣競以侈麗相尚是以民賦日倍横斂苛征戸耗田蕪故事借富商金者義滿時歳四次義教歳十二次至於義政月八九次又舉稱貸不償之令號曰德政故事毎有大儀課諸侯助役槩五六年一舉猶病難給義政時五年而九舉是以公私共困怨讟四起義政乃日恣淫樂於內天下之政委之傳宜之臣及妾媵僧尼之屬請謁公行號令牴牾而外朝大臣結黨相軋見上令不便己者持其曲直公然罵詈而不從紀綱壞廢威權墜地如此夫如此者處於祖宗厚澤善制之後猶不能不亂況如足利氏者乎而義政槩乎不察也又以其私託外臣之有力者欲以濟之以此啓亂端兵禍驟起已遂為所刼制傍觀戰鬬心悸舌揚不能出一語以禁止之幸得其兩敵交綏如脫於械囚亦可以少懲毖矣而讓職之明年乃贈書朝鮮求勘合印信以求海外書畫

珍寶。尋築別業於東山。興銀閣其中。有人心者而可能乎。正如唐德宗脫奉天之厄。而興瓊林大盈庫。彼猶有志削平藩鎮。不得其計。而懲於困之。懲其所不宜懲。猶有說也。義政則直竭海內。以自奉以致大亂而不懲。又欲竭其未竭者。夫天託一人。養萬民。非取萬人養一人也。故明王必躬勤儉。以恤天下。非苟為美而已。懼負天託而取其譴也。天子且然。況代天子權宰天下者。烏可曰是吾有也。吾

臣僕也。而奪其所以生活。以資己逸樂哉。而有不亂乎。不察於未亂。不懲於既亂。故曰喪其心也。而得全首領歿牖下者。何哉。曰。天疾足利氏深矣。欲覆其家。故生此喪心之人。又使不速死。以極其亂。亂不極。不足以覆也。

秋七月。義植任征夷大將軍。
三年。辛亥春正月。前大納言義視薨。　夏四月。左兵衛督政知爲其子茶茶所弑。北條長氏討誅之。
明應二年。癸丑春二月。以藤原尚通爲關白。　夏四月。管領畠山政長奉大將軍義植。擊畠山義豐軍正覺寺。細川政元與義豐合謀攻之。義植脫身走筒井。政長戰死。立故足利政知子義澄。義豐義就子也。先是義就死。義豐嗣據河內常

忌害政長。政長請而伐之。政元與政長爭權。因援義豐。初政知之被弑也。義澄奔駿河。依今川氏親。於是政元稱義政遺旨。諸將莫敢異議。乃立爲主。閏月。攻義植。以歸幽之。六月。義植逃奔越中。遂西依大內義興。義興。政弘子也。

三年甲寅。義澄任征夷大將軍。細川政元爲管領。是歲。北條長氏略地相摸。取小田原據之。

六年丁巳。冬十月。冬良復任關白。

九年庚申。秋九月。天皇崩。

後柏原天皇。諱勝仁。後土御門子。母准后源氏。權大納言長賢女。在位十六年。改元三。曰文龜。永正。大永。崩壽六十三。葬泉涌寺。

冬十月。天皇踐祚。冬良關白如故。十一月。葬後土御門天皇。置柩於黑戸四十餘日。然後克葬。

文龜元年辛酉。夏六月。以藤原尚通爲關白。是歲。義澄奏請削前大將軍義植官爵。

永正元年甲子。秋九月。上杉朝良與北條長氏合兵。與上杉顯定戰于楯川原。朝良。定正子也。

三年丙寅。秋九月。長尾爲景攻其君上杉房義於雨溝。弑之。房義顯定弟也。

四年丁卯。夏六月。細川政元家宰香西元近弑政元。立政元養子澄之。秋七月。宰三好長輝以阿波兵。奉政元養子澄元。討元近。誅之。及澄之。立澄元。初政元無子。養藤原政基子澄之。又養族政春子高國。皆不稱意。更養族細川義春子澄元。澄元猶幼在阿波。付長輝輔之。元近恐澄元立。長輝專權。陰謀殺政元於浴室。聞長輝北上。城嵐山距之。敗死。長輝乃請以澄元爲管領。將軍義澄輒從之。

五年戊辰。春三月。大内義興奉前大將軍義植大舉東上。細川高國舉兵應之。入京師。大將軍義澄奔近江。依六角定頼。長輝以澄元奔阿波。夏五月。長輝與定頼來攻京師。長輝敗死。定頼引還。　秋七月。義植復任征夷大將軍。奏削義澄官爵。以義興爲管領。

六年己巳。冬。大將軍義植伐六角定頼。

七年庚午夏六月上杉顯定討長尾爲景敗死於長森原

八年辛未秋八月前大將軍義澄薨于近江是月細川政賢舉兵入京師管領義興奉大將軍義植避之丹波義興還襲政賢於舟岡山斬之義植還京師

九年壬申秋八月北條長氏伐三浦義同破之

十年癸酉春三月大將軍義植伐六角定頼敗還

十三年丙子秋七月北條長氏陷新井獲義同

十五年戊寅大饑秋八月大內義興西歸細川高國爲管領

十六年己卯秋八月北條長氏卒子氏綱嗣

十七年庚辰春二月三好元長擁細川澄元入京師攻細川高國高國敗走近江發兵還攻京師澄元元長敗走阿波澄元尋卒元長長輝孫也後剃髮曰海雲

應仁而還足利氏之事紛紛擾擾不足復論也綜其大略以爲世戒云足利氏之君臣其

事酷相似也。初畠山氏欲廢其義子而立其子。足利氏與細川氏亦然。是以成應仁之亂。足利氏立義尚。細川氏立政元。並如其所欲。而畠山政長以義子立。為管領。其所與爭立者死。其子猶存。政長害之。挾將軍往擊之。所挾者義尚所與爭立者之子也。蓋義尚之夭也。父義政召其舊所養義視。立其子義植。以義尚無嗣。不得已也。是政長所挾者也。而細川政元稱義政遺旨。立義澄。義澄與義植於

義政均之姪也。義政豈有所愛憎哉。政元所以矯旨立之。欲排政長而奪其所擁耳。猶其父勝元之與山名宗全也。以賭義視義尚之位。其意在排宗全也。而勝元未遑其志而死。而政元成之。政元廢義植。殺政長而已為管領。專權十有五年矣。乃為其臣所弑。何哉。初政元無子。養其族子二。澄元高國。以澄元付三好長輝。輔之。而香西元近欲排長輝也。是以弑政元。更立它義子。反為長輝所誅。而三

好氏專細川氏義植義澄之交爭者至其子孫以終足利氏高國澄元之交爭者至其子孫以終細川氏澄元與高國或助義澄或助義植而長輝子孫始助澄元及子晴元敵高國後又助高國之子以排澄元之子三好氏既亂細川氏矣而三好氏之臣有松永久秀者亦亂其家至毒殺其子以立宅義子然後相與共弒將軍而足利氏滅矣賴襄曰孔子論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曰未得患得既得患

失患失則無所不至今細川氏之事足利氏志不在足利氏而患己之得失而已是以其臣之事之者志不在細川氏一彼一此唯己之得失是視而無所不至者酷相似也是豈細川氏之罪也足利氏事王家也爭其兩統以便於己亦由其志不在王家而患己之得失其源如此宜其末流轉相倣傚也故三好氏之臣之亂三好氏猶三好氏之亂細川氏三好氏之亂細川氏猶細川氏之亂足利氏

細川氏之亂足利氏。猶足利氏之亂王家。

大永元年辛巳春三月。天皇即位。本願寺僧供貲以舉禮。因賞准門跡。是月。細川高國逐大將軍義植。義植奔淡路。夏六月。迎故大將軍義澄子義晴於播磨。秋七月。義晴任征夷大將軍。

三年癸未夏四月。前大將軍義植薨于阿波。立義榮為嗣。義榮。義晴弟義維子也。

四年甲申春正月。北條氏綱取江戸城。上杉朝定走保河越。

六年丙戌夏四月。天皇崩。

後奈良天皇諱知仁。後柏原第一子。母豐樂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敎秀女。在位三十一年。改元三。曰享祿。天文。弘治。崩壽六十二。葬泉涌寺。

四月。天皇踐祚。右大臣藤原植家爲關白。五月。葬後柏原天皇。

七年。丁亥。春二月。三好元長奉細川晴元。發兵入京師。細川高國逆戰于桂川。敗走。先是高國乞援於朝倉孝景。孝景以越前兵來擊元長。元長敗還阿波。三月。元長奉晴元據界城。晴元故澄元子也。

享祿元年。戊子。春正月。晴元與高國議和。既而和敗。高國奔近江。遂之播磨。請援於浦上氏。大將軍義晴奔近江。居朽木。依佐佐木植綱。

三年。庚寅。春。詔就任義晴大納言。叙從三位。

四年。辛卯。夏六月。細川高國在備前。得浦上村宗兵。攻細川晴元於攝津。三好元長奉晴元。與戰于天王寺側。大破之。誅高國村宗。

天文元年。壬辰。夏。晴元殺其家宰三好元長。元長叔父宗三與元長有隙。惡之晴元。晴元亦忌元

長使宗三誘殺之界城。
二年癸巳春。大將軍義晴還京師。細川晴元爲管領。二月。內大臣藤原植通爲關白。冬十月。星隕如雨。
三年甲午冬十一月。植通罷。尹房再爲關白。
六年丁酉秋七月。北條氏綱攻上杉朝定河越取之。
七年戊戌夏五月。武田晴信逐其父信虎。自立于甲斐。冬十月。北條氏綱與足利義明里見義弘戰于鴻臺。走義弘。殺義明義明成氏子政氏之次子。居下總御弓。稱御弓御所。
八年己亥夏六月。大將軍義晴出居八瀨。依朽木植綱避三好氏餘黨也。
九年庚子夏。尼子晴久攻毛利元就於吉田城。大內義隆遣其將陶晴賢救之。晴久敗還。晴久鹽谷高貞裔也。世居出雲。及山名氏衰。蠶食鄰境。稍強大。元就大江廣元裔。世居安藝。據吉田。屬晴久。已而背附大內氏。

十一年壬寅春三月。左大臣忠冬爲關白。　秋八月。今川義元與織田信秀戰于小豆坂。敗走。

十二年癸卯夏。大内義隆攻尼子晴久冨田城。敗還。

十四年乙巳夏六月。忠冬罷。左大臣藤原房通爲關白。

十五年丙午夏四月。北條氏康與上杉憲政上杉朝定戰于河越。大破之。獲朝定。憲政逃走。足利晴氏援上杉氏。亦走。晴氏成氏曾孫。嗣居古河。

冬。細川晴元逼大將軍義晴。奔坂本。以義晴子義輝爲征夷大將軍。初細川高國子氏綱起兵河内。畠山政國游佐長教等應之。晴元遣三好宗三撃之。不克。義晴惡晴元。陰右氏綱。許爲管領。晴元覺之。乃與六角定頼通謀。將攻義晴。義晴出避。讓職於義輝。

十六年丁未春三月。義晴義輝保北白河。夏四月。晴元定頼攻之。義晴義輝奔坂本。尋講和歸京師。晴元管領如故。　是歲。武田晴信攻村上義

清於信濃。敗之。義清奔越後。依長尾景虎。景虎為出兵信濃。擊晴信。

十七年。戊申冬十二月。左大臣藤原晴良為關白。

十八年。己酉春三月。故三好元長子長慶應細川氏綱。攻三好宗三中島。取之。宗三走保榎並城。細川晴元援宗三。據三宅城。　夏六月。長慶與其弟十河一存。攻榎並三宅。並拔之。斬宗三。晴元走還。遂挾義晴義輝。奔坂本。　秋七月。長慶入京師。留其臣松永久秀守之。引還中島。

十九年。庚戌春二月。細川晴元城如意山。　夏五月。前大將軍義晴薨于穴太山中。晴元定賴以大將軍義輝。移比叡衢。　冬十一月。三好長慶入京師。進入大津。

二十年。辛亥秋七月。三好長慶攻細川晴元。晴元挾義輝。奔朽木。　是月。北條氏康攻上杉憲政於平井。破之。憲政奔越後。依長尾景虎。以其姓氏職號授之。景虎冒上杉氏。稱關東管領。　九月。大內氏宰陶晴賢攻其君義隆。弑之於大寧

寺。迎大友義長為主。居山口。

二十一年。壬子春正月。義輝與三好長慶和。還京師。罷細川晴元。以氏綱為管領。晴元削髮遁於丹波。是歲。齋藤秀龍弑其君土岐定朝。奪其國。

二十二年。癸丑春正月。右大臣藤原兼冬為關白。夏。武田晴信敗小笠原長時于桔梗原。悉取信濃。五月。長慶弟實休弑其君細川持隆於阿波。秋七月。義輝召還細川晴元。三好長慶發兵攻之。義輝奔朽木。尋講和而還。

二十三年。甲寅春。兼冬薨。以右大臣藤原晴嗣為關白。冬。北條氏康取古河。放足利晴氏於相摸。

弘治元年。乙卯冬十一月。毛利元就討陶晴賢。戰于嚴島。大破之。誅晴賢。是歲。北條氏康立足利晴氏子義氏。居鎌倉。奏請任左馬頭。

三年。丁巳秋九月。天皇崩。葬後奈良天皇。

賴襄曰。兵有形。有勢。有機。形生勢。勢生機。機者難見而易變者也。隨時而變。隨處而變。如

勢與形。必有大而可見確而不變者。因其形而制其勢、因其勢而決其機。是將之智也。故智將之所為、或有不謀而合。則其形勢同也。故其機亦同也。吾觀永祿元龜之際、有三大戰。毛利氏有嚴島之戰。北條氏有河越之戰。織田氏有桶峽之戰。此三戰者、皆所以著威天下、以興其業者也。毛利氏織田氏皆以三千破敵之三四萬。北條氏以八千破敵之八萬。世徒稱其以寡敵衆、勝於難勝、而不深究其所以勝者。蓋所以勝之機同也。機之所以同、則由於勢與形之同。何以言之。夫陶賊擅防長筑、以壓毛利氏之安藝。今川義元略駿遠參、以逼織田氏之尾張。兩上杉氏有七州、以蹂北條氏之相摸。以強臨弱、客攻主守。其形同也。以形言之、強者勝弱者負、攻者有餘、守者不足。然而不足者懼、有餘者驕。驕則怠、懼則奮。則勢也。則其勝負之機將相換矣。雖然、以弱敵強、以不足對有餘、不可徒奮鬭而

克也於是制其勢以決其機夫有餘者利於分不利於合分則整合則亂而不足者反之彼分其勢更迭攻我我何以堪之是以置城寨於要衝之地以梗敵路使敵合衆敝力於此則吾所與鬪者約矣是因形以制勢也譬若投羶于地以聚群蟻敵衆散漫蔽地而來者其勢至此沓蹙焉則吾可以乘其亂衝突而破之是因勢以決機也然可擊之機其間不容髮急則未及其機緩則已過其機過不及於機則機之可以勝者或足以自敗是則所謂隨時與處而變者矣是故毛利氏北條氏之用緩非緩也織田氏之用急非急也其爲不失機一也

日本政記卷之十五

日本政府圖書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